

意林
轻文库

星光
璀璨
系列

意林
新文学

轻小说™

轻 星 球

仙女星云号

XIANNÜ XINGYUN HAO

《意林·轻小说》编辑部 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轻 生 球

仙女星云号

XIANNÜ XINGYUN HAO

《意林·轻小说》编辑部 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轻星球·仙女星云号 / 《意林·轻小说》编辑部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4.7

(星光璀璨系列)

ISBN 978-7-5498-2009-2

I. ①轻… II. ①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5448号

轻星球·仙女星云号

Qing Xingqiu·Xiannüxingyun Hao

出版人 孙洪军
顾问 杜 务
总策划 张 星 安 雅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图书统筹 非 非
特约编辑 杨 宁 惠 铮
绘 图 TONO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李 月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2009-2

定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写在卷首的话： 一起陶醉在仙女的**梦境** 文◎非非

时隔两年半，在这个炽热的盛夏，《意林·轻小说》终于迎来了她的好姐妹——《轻星球·仙女星云号》！

这是小轻唯一专属的纯美杂志书，属于轻文库中的“星光璀璨”新系列。她秉承了小轻本身的轻松、阳光、唯美和青春感，以中短篇合集加花样栏目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小编们平日里收集到非常多的美文佳作，令人爱不释手，而杂志的篇幅和容量有限，所以小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将我们心仪的故事另外开辟一个新鲜的途径奉送给读者，而且小轻的粉丝们是以轻灵可爱的少男少女为主，所以我们将杂志中最为灵巧的栏目总称提取出来，为这套最新的杂志书取名《轻星球》，这颗星球上发生的各种奇异美好的故事，都会一一让读者看到哟。

首发号的名字叫“仙女星云号”，是因为这是一片美丽的宇宙景观，它显示为仙女座中一片微弱的光，是人类肉眼可见的最遥远天体，在图片中呈现淡淡的蓝紫色，优雅迷幻，仿佛一场梦境，真实和虚幻并存，让人流连忘返。

《轻星球》杂志书系列是收录了各种类型和风格的故事，有唯美的心动，有伤感的泪水，有温暖

的亲情，有欢乐的幻想，有精美的仙侠和典雅的古风，相信亲爱的读者们在这一片美丽的星云中，会收获到知识、感悟，更会让美丽的文字滋养心灵，在读书的同时体会文学的美好，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应用到那些设置独特的文学桥段，对读者们的身心 and 学业都非常有益。

《轻星球·仙女星云号》作为轻小说的“手足”，其坚持和信仰和小轻是完全一致的，作为13~18岁少男少女们的倾心所爱，我们选择的故事内容扎实，情节新鲜，既有纯美动人的青涩懵懂情感，又有感人的亲情、友情，我们坚持清澈纯净的青春文学，如实反映少男少女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悸动，也如实描绘出这场青春雨季中的清新。当尘埃被荡涤，当彩虹弯弯卷起，当我们把这套优质故事集送到读者手中时，我们认为，这是世间最美的感恩。

星光璀璨下，仙女的梦境渐渐展开，灵巧的小鹿跳过溪水，少女的裙裾柔柔地飞扬，无数美好的故事环绕……让我们一起来尽情享受《轻星球·仙女星云号》吧！并一起期待下一部《轻星球·海豚星空号》的降临！



目 录 CONTENTS 轻 星 球
仙 女 星 云 号

等风捎歌	001 孩子气	魔幻学校	088 神奇赌约电玩城 文◎慕 淮
			093 游戏尽头，天使在等你 文◎林戈生
重磅主打	002 Hello，鹿小姐 文◎蒹葭苍苍	探案密码	100 叶明明侦探所 文◎影 珞
	010 白雪孔雀正年轻 文◎麦 九	瓔珞华光	107 绝代无双 文◎侧 侧
	017 维多利亚没有夜 文◎绿亦歌		120 白霜无衣 文◎吾 玉
青春恋习	024 时光·娉婷 文◎鲨鲨比亚		131 竹林医仙 文◎琬 晴
	032 可乐鸡与啤酒鸭 文◎李茜茜	假面骑士	139 寻找丢失的魔法书 文◎绯雨樱
	039 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 文◎海鸥飞飞		145 美人蝉 文◎杜 骁
花期纸笺	046 抚摸孤单的甜点少女 文◎7号同学	仙侠传奇	151 雨师 文◎韩倚风
			157 山海·白泽 文◎舞若夕
水绿时光	053 谢谢你，我爱你 文◎璃 华	暖花坞	172
	060 皂荚树下走失的时光 文◎陈若鱼	水晶球	178
清甜氧气	068 黑暗料理厨房 文◎公子小白	声色记	180
	079 坏脾气小花神 文◎叶桔桔	嘻哈铺	182
		星心情	183



孩子气

词曲◎陈妍希
演唱◎陈妍希
图◎akano

看到当年教室窗口前的你和我
像月亮在黑夜起不了光合作用
若不是Cupid错射苹果在你胸口
来时的路会多么不同

每次交换考卷和你暧昧地交流
多少排列组合只想坐在你身后
若不是当时我们都有一点懵懂
现在的我会多么不同

温柔的孩子气 伴随那些年光
像太阳般和煦 深深温暖我的心
你笨拙地擦去 我脸上所有泪滴
拥入怀里 再也不分离

倔强的孩子气 拉远我们的距离
自己擦干泪滴 不回头转身而去
是命运的结局 还是下一章序曲
看着天灯 缓缓地升起

直到那天唤醒 平行时空的梦境
月光洒满回忆
我们在星空下
相遇



Hello, 鹿小姐

文◎兼葭苍苍 图◎akano



① Hello, 鹿小姐

鹿耳十五岁的夏天，她和妈妈从锦城搬到南滨。

南滨是一座临海的小山城。鹿耳和妈妈租的房子位于半山腰，这是一座宽敞结实的老房子，阳台上视野开阔，庭院里花草葱茏，空气里荡漾着海水的气息。这里是妈妈的家乡，妈妈从出生到十八岁都生活在这里。这次回来也是妈妈的意思。外婆患了老年痴呆症住进了疗养院，妈妈想每天去陪陪她。鹿耳的肺部不太好，大城市空气污染太严重，海边的空气对肺部更好。

妈妈很欢欣，她忙着洒扫除尘，剪花插瓶，又请工人修理漏水的水管，添置了新家具。妈妈是产科医生，回来之前，她已联系好工作。看来她想在这儿定居，至少也是长住。

她们每天去看外婆，外婆已经不认识妈妈和鹿耳，但外婆笑眯眯地和她们聊天，讲自己的故事。在那些故事里，外婆只有十八岁。鹿耳的舅舅在北方工作，鹿耳还未出生，外婆便去了北方跟舅舅一家生活。外婆生病后，忘记了很多人和事，却唯独记得她的十八岁和她的家乡。她总喃喃说：“回南滨去，我要回南滨去。”

外婆的心一直在南滨，因为外公长眠在大海之中的小岛上。南滨很美，海风很凉，沙滩又干净又柔软，大街上葱郁的凤凰树开满簇簇火红的花。妈妈问鹿耳喜欢这儿吗，鹿耳淡淡地说还行。她当然更喜欢锦城，她还想回到锦城去。她在锦城出生，长大，那儿有她的回忆和朋友。而南滨呢？对她来说，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世界啊。

台风过境，凤凰花落满地。

妈妈在家宴请中学时代的好友。三个阿姨，两个叔叔，其中一对是夫妻。另外那个叔叔姓蒋，眉清目秀，笑容温和，也是医生。他们一边喝酒一边畅聊少年往事。鹿耳默默吃饭，听他们聊，看他们笑。她从他们的畅谈里知道，蒋医生至今未婚。她很奇怪，他看来还不错呀，为什么不结婚？

鹿耳吃好了，她拿过一只空碗，倒了鱼汤和虾米来拌饭。刚搬来那天，她和妈妈在街边捡了一只怀孕的流浪猫，昨天，它生了三只小花猫。鹿耳正

在拌饭，一个声音笑着说：“蒋良生，你的春天终于来啦，这回可要抓住哟。”

又一个声音说：“原来樱子也暗恋过他的吧？是吧，樱子？”

“行啦，给你一只鸡翅别说话！”鹿耳听出来，这是妈妈的声音。她心里涌起怪怪的感觉，她端起猫饭快步向仓库里的猫窝走去。

她想起爸爸。十年前，爸爸妈妈分开，爸爸回到西北老家，从此鹿耳再没见过他。但她希望，爸爸总有一天会回来，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第二天上午，蒋良生又来了，这次，他拎着一个一个小药箱。他来为鹿耳听诊，把脉，检查肺部。他为鹿耳开了一张药方，药方上只有两味药，他说：“别太担心啦，小姑娘，不是病，但需要调理。这两味药泡了当茶喝，喝一段时间我再给你看。”

他还给鹿耳带了礼物：一对母子猫陶瓷杯。妈妈笑嘻嘻地说：“好可爱呀，鹿耳，正好可以用来泡茶呢。”

鹿耳心里又涌起怪怪的感觉，她也不搭话，起身去仓库看猫。妈妈尴尬，蒋良生却笑得坦然，他又提醒鹿耳：“小姑娘，要当心哦，你的肺对皮毛过敏呢。”鹿耳不理他，心想，我才不稀罕呢。



② Hello, 鹿小姐

又一场台风过境，立秋了，开学了。

妈妈带鹿耳到南滨一中办好入学手续。一中是南滨最好的中学，历史悠久，环境优美。鹿耳所在的班里，除了鹿耳，其他都是南滨人。他们皮肤微黑，身体矫健；他们笑容灿烂，热情开朗；他们是很典型的海边少年。

鹿耳与他们不同。

鹿耳纤瘦白皙，声音、眼神和笑容都淡淡的，像落入凡尘的仙女。同学们都说南滨方言，语调抑扬顿挫像唱歌，鹿耳能听懂但不会说，所以当同学们扎堆聊天说笑时，鹿耳便有一种强烈的“我是异乡人”的疏离感。

鹿耳很优秀，第一次作文课，她的作文被选为范文；她流利的英语也让人惊叹不已；音乐课，老师点名让同学们秀才艺，点到鹿耳时，她走到钢琴

前落落大方地坐下，弹了一曲欢快的肖邦的曲子。

鹿耳赢得了赞赏与注目，但并未赢得友谊。鹿耳的光彩宛如皎皎月色，但谁又甘当零落的星光？

鹿耳感觉到这些，她也很执拗，她索性也不去主动接近他们。她的优秀是她骄傲的资本。她不热衷集体活动，她宁愿独来独往。

坐在鹿耳后排的女生叫洛颜。洛颜也是优秀美丽的女生，她有自然卷发头，充满魅力的笑容，还会唱歌、画画。同学们常把她和鹿耳比较：鹿耳更好看些，清新脱俗；洛颜嘛，黑了点。鹿耳的文笔更好吧？就是字写得张牙舞爪，洛颜的字很好看；鹿耳的口语好厉害呀，完胜洛颜。洛颜人缘好，这点鹿耳总该认输吧？

鹿耳倒不在意，任他们评说，她只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洛颜不同，她好胜要强，她很在乎，她从小就被比来比去，跟同学比，跟表姐妹比，跟邻居家孩子比，如果不能得到“谁也比不过洛颜”的结论，她便不会甘心，她会付出更多努力，赢回独属于她的璀璨夺目。

这一回，她盯着鹿耳的背影，也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超过你！在我的世界，我才是女王！

然而事情并未如洛颜预想的那样顺利。

洛颜和鹿耳一起参加作文大赛，获奖的是鹿耳；市学生艺术节，洛颜和鹿耳竞争唯一的钢琴表演机会，被PK掉的是洛颜；校园论坛里，有人发起人气投票，得票最多的是鹿耳；学期结束，第一名也是鹿耳。这让洛颜沮丧、失落，使她对鹿耳充满敌意。



③ Hello, 鹿小姐

春天来了，樱花开了。全班同学去铁路公园看樱花。铁路公园的中心有一条荒废的老铁路，铁路周围有各种景点和文化建筑。班长让大家自动分组，相互照应。

没有女生邀请鹿耳加入，鹿耳又不愿被男生包围，她一个人走在队伍边上，捧着相机东拍西拍。她看似怡然自乐，心里却也清楚自己被孤立了。

她心想，要不是我没来过铁路公园，我才不想跟你们一起来呢。其实，她只要放低姿态，主动一

点儿，自然会有女生接纳她，与她做朋友。但她就是不肯。

洛颜无意中走进鹿耳的镜头。洛颜打扮得光彩照人，一群男生和女生围绕着她，她笑得那么骄傲，就像公主。鹿耳早就注意到洛颜，也知道洛颜暗中和她较劲，然而她并不恼火，也没有危机感。相反，她很欣赏洛颜，她欣赏洛颜的意气，洛颜的积怨，洛颜的热情。她也很羡慕洛颜，洛颜有很多朋友，洛颜常常开心大笑，她还看到过洛颜的父亲来接她，父女俩挽着手，像亲密的朋友。

洛颜走出镜头。鹿耳坐在铁轨旁的树荫下，更多人从她的镜头里走进又走出。有人和她搭话，但没有人为她停下。她从镜头里，透过开花的枝丫看天空，她想，天空那么大，世界也那么大，总会有人懂我吧？若是那个人出现，或许不需要前因后果，过多言语，只需一个会意的眼神，微笑颌首，便已足够。

可是那个人在哪里呢？

原本晴朗的天，忽然下起小雨。鹿耳才发现，同学们早已走到前面去了。前方是一段隧道。鹿耳跑进隧道去躲雨。隧道的那头，隐约传来同学们的说笑声。鹿耳站在隧道口看雨。

鹿耳感觉到有人在看她。

她扭头一看，身旁是一个陌生男生，男孩笑容灿烂，眉目如画。男生晃晃手里的相机：“你的侧脸很好看，像油画。”

鹿耳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男生有点窘：“如果你介意，我删掉好了。”但他转瞬又笑，嘴角带点狡黠，“可是真的很好看哪，我都记住了，就算删掉，我回去也能画出来。”

鹿耳也笑起来：“哦？你会画画？”

“是啊，我会画画。”

“那么，你是蒋格？”鹿耳并不认识他，但蒋格的名字瞬间闪现。她也不过是试探。

“是啊，我是蒋格。”

“啊哈，哈哈。”

鹿耳笑得更灿烂了，蒋格的脸上也溢满阳光。

鹿耳也不认识蒋格，她在校园文化长廊上看过一幅画，画面是一片蔚蓝深海，深海上方有一片明亮的阳光，一头身处蔚蓝之中的小兽，正奋力朝阳

光处游去。这幅画令鹿耳记忆深刻。她也记住了作者的名字：蒋格。

鹿耳和蒋格踩着铁轨，并着肩，步调一致地往隧道那头走，灯光橙黄，风从两头吹来，这样的散步好特别。他们走出隧道，天已晴，阳光灿烂，簇簇樱花在风中闪耀着明亮光泽。

同学们在樱花树下拍照，追逐，吃零食。他们看到鹿耳和蒋格一起出现，脸上都露出惊讶的神色。鹿耳和蒋格相视一笑，无比坦然。

顷刻间，鹿耳知道，她已穿过了一段青春的隧道，从雨天来到晴天。

剩下的行程，蒋格和鹿耳并不是一直走在一起，鹿耳还是一个人，蒋格则和几个同学说说笑笑。但他们的目光，却一次次在空气里相遇。那种感受，鹿耳想，它叫做美好。



④ Hello, 鹿小姐

蒋格在美术班。那天的相遇也是巧合，蒋格和美术班同学也来铁路公园看樱花。

一中的美术班很有名，学校也很重视，这一点，从画室就能看出来。

校园里有一座宽阔的花园，花园里有一栋红色小楼，小楼是名人故居。

现在一楼作了图书馆和阅览室，二楼作了美术室和医务室。

每天傍晚，晚饭到晚自习这段时间，蒋格都在画室，鹿耳也常常过来，蒋格画画，她看着他画画，或者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两个人分享着鹿耳带来的小零食，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夕阳映在白色窗帘上，树影摇曳，黄昏动人。

初夏的一个黄昏，洛颜忽然走进画室，她抱着一个精美的盒子，径直走向蒋格。她将盒子放下，双手捂住蒋格的眼睛：“小笨蛋！猜我是谁！”

“不用猜，你是笨蛋二号。”蒋格笑着说。

洛颜放开他，抓起盒子放到他的膝盖上：“生日快乐！”

“谢谢。”

“快拆开看看是什么！”洛颜笑嘻嘻地催促，就在一瞬间，洛颜发现了鹿耳，鹿耳坐在窗台上，

正一脸疑惑地望着他们。

画室里除了他们，没有别人。洛颜忽然明白，在她进来之前，画室里只有蒋格和鹿耳。春游那次，她并未看见他们走在一起，后来，蒋格也并未对她提起鹿耳。她从来不知道鹿耳已进入蒋格的生活。

她很恼怒。她差点儿冲到鹿耳面前质问：“你在这儿做什么？你和蒋格是什么关系？”可她没有那么做，不是因为她克制，而是她清楚她没有那样的立场。她和蒋格，虽然从小一起长大，可称青梅竹马，但不是恋人，不是暗恋，也没有暧昧。

她之所以恼怒，倒不是因为吃醋，而是蒋格竟没有告诉她，他和鹿耳关系亲密！

她恼怒地看看鹿耳，又盯着蒋格，蒋格懂他的眼神，他故作轻松地拆礼物：“哇，雷诺阿的画册！我太喜欢了啊！”

鹿耳跳下窗台，从容轻快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黄昏，鹿耳没有来画室。蒋格也没有来，他站在鹿耳教室外面的走廊里等。

洛颜看到蒋格，她走出去，挑衅地笑：“浑蛋，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的，那么你能告诉我，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鹿耳。”

“哦，你今天终于肯承认了。”

“因为是真心的，所以没什么不好承认。”

“你喜欢她？”洛颜歪着脑袋。

“是啊，我喜欢她。”蒋格坦然回答。

“你……”洛颜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的审美……不敢恭维，严重有问题。”

蒋格呵呵笑，洛颜气恼地嘟嘟嘴，抬手拍了拍他的头：“你醒醒吧！”

鹿耳就在楼下，她远远地就看到了蒋格，她料到他在等自己，她在犹疑着要不要走过来。她看到了洛颜。她停下，洛颜走进教室，蒋格还在走廊上。

她转身往花园走，她想到阅览室看书去，她打算磨蹭到晚自习上课才过去，那时蒋格应该走了。

她选了一本书，坐在角落里看，她明明看得很专注，可她不时有恍惚，恍惚以为自己在画室里，抬头就能看到蒋格，翩翩少年穿白衣，侧脸专注明朗。

一只纸飞机从敞开的窗户飞进来，恰巧落在鹿

耳的手边。

她捡起飞机，这是一封信，飞机的机翼上写着：给鹿耳。她侧头往窗外看，蒋格在远处对她笑。



这是一封长长的信。

蒋格将自己的一切说给鹿耳听。他家在南滨的小镇上，父亲是渔民。他的叔叔是医生，在南滨工作。叔叔很喜欢他，他上小学时，叔叔把他接到南滨来了。他热爱画画，叔叔也支持他。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像几米一样的绘本作家。他还提到洛颜，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刚从小镇来南滨时，班里的同学都嫌弃他，只有洛颜主动跟他说话，找他下棋，她热情开朗给了他很多温暖的鼓舞。他希望能一辈子和她做朋友。他说，如果你也能和她做朋友该有多好。他又说，鹿耳，遇见你，我相信人生美好。他还说，鹿耳，我懂得你的孤单与骄傲。因为我也一样。但是我相信吗？没有人会一直孤单，总有人在他即将经过的路上，等着与他为伴。我在等你，就像你在等我。

鹿耳读着信，眼睛潮湿，心潮澎湃。

鹿耳没给蒋格回信。只是在不久之后的黄昏，鹿耳又出现在画室的窗台上。她看书，蒋格画画，没有太多交谈，只偶尔相视一笑。

因为蒋格，鹿耳的生命开始变得丰盈，美好。

蒋格也给洛颜写了一封信，他表达了对洛颜诚挚不渝的友谊，并希望她能鹿耳做朋友。他说，我也看得出来，鹿耳在你们班受到了孤立。

洛颜也没给他回信，她对蒋格没有暧昧心，但她天真地以为，他只属于她一个人，不会有人来分享他的温暖和关心。

你们俩都走吧。洛颜想，我才不稀罕！

五月到来，游泳课也到来了。这是大家都拍手欢欣的课。女生们结伴挑选泳衣，男生们努力锻炼身体，在海边长大的少年，对穿泳衣以及秀肌肉都毫不羞怯。而且，他们多数是游泳好手。鹿耳是个旱鸭子，同学们以各种姿势畅游得眼花缭乱时，她只能套着游泳圈在水里漂浮。有女生毫不客气地笑她：“连游泳都不会的人，也敢到海边来生活？”

洛颜也不屑地撇嘴：“原来你也有狼狈的时候！”

但鹿耳悟性好，两次游泳课之后，她已经能扔掉游泳圈在水里扑腾了。

这天，鹿耳将游泳圈扔向深水区，然后以游泳圈为目标从浅水区游过去。虽然只有短短十几米，但对鹿耳来说却是漫漫长途，她已经支撑不住即将下沉，她伸手去抓游泳圈。游泳圈就在前方，触手可及。这时，一个正在仰泳的女生却抬腿轻轻一踢，游泳圈漂远了。

鹿耳的身体迅速下沉，池水涌进她的嘴巴鼻孔，她无法呼吸，恐惧像黑夜一样淹没了她，她惊恐无助地乱踢乱打。忽然，一双手托住她的腰，她浮出水面，她猛烈咳嗽，大口呼吸，她睁开眼睛，看清救她的人是洛颜。洛颜大声喊：“游泳圈！”

一个女生将游泳圈扔了过来。鹿耳趴在游泳圈上，洛颜轻轻地推着，送她游向岸边。鹿耳上了岸，仍心有余悸，脸色惨白，她喘着气对洛颜说谢谢。洛颜不屑地笑：“像你这种在陆地上长大的人，不呛几口水是学不会游泳的！”

“谢谢你，谢谢你帮我。”鹿耳再次道谢。

“不用谢我，谢蒋格吧，我也是看在他的心情分上才出手帮你。”洛颜说完，起身跃入水中。



鹿耳知道，因为自己优秀、骄傲、疏离，不主动，很多人对她心怀不满甚至嫉妒，她也眼睁睁看见救命的游泳圈被人踢走漂远。她并不准备就去靠近谁，讨好谁。青春奇异的自尊和执拗，有时也真叫人讨厌。不过，鹿耳懂得感恩，她对洛颜心存感激，尽管洛颜说那是因为蒋格。

六月有校庆晚会，鹿耳要表演钢琴独奏，这次洛颜没有和鹿耳争，因为学校合唱团的大合唱才是晚会的压轴节目，而洛颜是领唱。

晚会开始前，鹿耳、洛颜，还有很多人都在后台排队等化妆。

有人进来喊：“谁是洛颜啊？你的音乐老师找你，快去，有急事。”

洛颜应了一声，急忙跑出去。鹿耳瞥见洛颜的水杯。洛颜很珍视嗓子，她总随身带着一个水杯，



据说里面泡着润喉茶。忽然，一个女生走过来，拿走了洛颜的水杯，鹿耳不知道她的名字，但知道她也是合唱团的人。

鹿耳很疑惑，她拿洛颜的水杯做什么？

女生捧着水杯朝换衣间走，鹿耳也悄悄跟上去，隔着红红绿绿的衣服，鹿耳看到，女生将一袋白色粉末倒进洛颜的水杯。

鹿耳悄悄出来，继续坐在位置上。很快，女生也出来了，她放下杯子的时候，手微微颤抖。不一会儿，洛颜回来了，她只好排在鹿耳后面等，同时嘀咕：“老师没找我啊，刚才那女生我也不认识啊……”

洛颜想拿水杯。鹿耳伸出手，“不小心”地将水杯打翻，盖子也蹦开了，水流了一地。

鹿耳连连道歉，弯腰去捡杯子，洛颜也去捡，两个人的头碰在一起，鹿耳悄声说：“杯子里的水不能喝。”

晚会结束，洛颜在等鹿耳。鹿耳并不奇怪，她肯定有话想问自己。她们坐在操场边说话。

“演出结束后，我听到合唱团的几个女生在嘀咕，说杯子被你打翻了，我没喝到水，不然我肯定要在舞台上出洋相，那杯子里放的是泻药。”

“我看到一个女生放的，我也觉得不会是白砂糖。”

“哈哈，白砂糖，如果不是听到她们那么说，我真以为她们会放白砂糖，她们平常都对我笑嘻嘻的，真是想不到……”洛颜很沮丧。

鹿耳不知怎么安慰洛颜。

洛颜马上又说：“不过也好，至少我懂了，无论我如何优秀，我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喜欢。”

“是啊，我们也不必太在乎，做自己就好。”

“谢谢你啊，鹿耳，不然我真的要出洋相了。”

“不要谢我，谢蒋格吧。”鹿耳狡黠地笑。

洛颜知道鹿耳在取笑她，她也笑起来：“哈哈！不过，谁让他是我的狐朋狗友呢。”

“那么……我可以做你的狐朋狗友吗？”鹿耳问。骄傲如鹿耳，即使再孤单，也从未主动对任何人说，我想和你做朋友。

洛颜是第一个。

“我很荣幸。”洛颜举起手。

“我也荣幸。”鹿耳举手与洛颜击掌。

她们在校门口告别，各自骑车返家。鹿耳抬头看天，漫天星光。真好，她心想。我又多了一个朋友。



⑦ Hello, 鹿小姐

鹿耳在家门口的斜坡上看到蒋良生的车，它正缓缓驶下来，蒋良生按鸣喇叭闪着车灯跟她打招呼。鹿耳假装没看见，低着头推着车急急往家里走。

妈妈正在收拾茶具。墙角的花架上，一大束玫瑰熠熠灼灼。

“谁送的花？”鹿耳问妈妈，“是蒋良生吗？”

妈妈抬头微笑：“是的，他刚才过来喝茶。”

“喝茶？”鹿耳气鼓鼓地坐下，“我看他是动机不纯！难道你看不出来？”

“鹿耳，”妈妈耐心解释，“他是我的同学、朋友，我这次回来，工作上也多亏他帮忙……”

“你是为了他才回来的，根本不是为了外婆和我！”鹿耳吼起来。

“鹿耳！”妈妈呵斥她。

“我要我爸爸！我只要他和我们一起！”鹿耳像小孩子般任性起来。

妈妈看着鹿耳，严肃地说：“我和你爸爸早已没有可能，我们都无权选择自己的生活。”

“可原来你说过，爸爸会回来，我们在等他！”鹿耳不依不饶。

“我从来没想过等他，我那么说是因为你太小，我怕你接受不了……”

“你骗我！”鹿耳早已知道“爸爸会回来，我们在等他”不过是妈妈安慰她的话，可她还是幻想，爸爸会回来，妈妈还会接受他，可现在，她不得不面对无情的事实，她不想面对！她扑向那束玫瑰，气愤地扔在地上，再狠狠踩上几脚，然后挑衅地望着妈妈。妈妈满眼泪水，颤抖着给了鹿耳一巴掌。鹿耳转身上楼，冲进房间，扑倒在床上大哭。过了很久，妈妈来敲门，鹿耳没有理她。

清晨，鹿耳起床，妈妈上班去了。餐桌上放着热豆浆和豆沙包。还有一张小纸条：鹿耳，对不起，妈妈爱你。

鹿耳一边流泪一边大口吃豆沙包。

上学的路上，鹿耳发觉天气诡异，云朵有的乌黑有的火红，远处平静得让人窒息。有人说，怕是有暴风雨哦。

暴风雨果然在傍晚来临，学校发出紧急通知：晚自习取消，请学生联系家长到学校来接。因为这种暴风雨的天气，让学生骑单车回家显然太危险。

鹿耳还在和妈妈怄气，她不想打电话给妈妈。她心想，暴风雨总要停吧，停了再回家。洛颜的爸爸来接洛颜了，洛颜来叫鹿耳：“一起走吧，我们送你回家。”鹿耳摇头：“我妈妈也快来了。”

鹿耳忽然想到，这或许是和妈妈讲和的契机呢。她借了老师的电话打给妈妈，可妈妈的电话无法接通。

鹿耳想起蒋格。往常这时候，蒋格都在画室等她。她看书，他画画，这就是他们的约会。她急忙往画室跑去，她撑着一把太阳伞，暴风雨很快把伞掀翻。她举着掀翻的伞在暴风雨里狂奔。

蒋格果然还在画室。

“你居然还在！”鹿耳说。

“你没来，我怎么会走？”蒋格笑。

他们站在窗边。隔着玻璃看暴风雨，雨势太猛，小楼下的草地渐渐变成了一片海。花在海中，树在海中，柔软的草地在海中。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海。”鹿耳说。

“今天是小暑，我十七岁里唯一的一次小暑。我和你一起看过最美的海。”蒋格说。

天黑透，雨势减弱，草地上的“海”在夜色中闪烁着光泽。蒋格说：“等积水退去一点儿，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但很快他们发现，即使积水退去，他们也回不了家了，因为一楼的大门被锁上了。窗户都有防护栏，他们也翻不出去。看来所有同学都回家了。

“我们怎么办？”鹿耳问。

“只能在医务室过夜了。”蒋格说，他又问鹿耳，“你怕不怕？”

鹿耳摇摇头。

画室的隔壁就是医务室，医务室的门没有上锁，里面有两张病号床。

他们各自和衣躺下，蒋格轻声说着话，鹿耳在黑暗里微笑，窗外的风雨声时而密集，时而稀疏，

不知不觉，他们睡着了。



第二天他们醒来时，一楼的门开了，但还没有人进来，他们悄悄溜出去。天空放晴，积水退去，花草树木焕发着生机。

他们一起去食堂吃早餐。鹿耳用食堂的公用电话打给妈妈，她一夜没回家，妈妈一定担心极了。

妈妈的声音很疲惫：“对不起，鹿耳，你打不通我的电话急坏了吧？我刚回到医院。”

原来，昨天暴风雨刚来时，妈妈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怀着双胞胎的孕妇临产，需要妈妈帮忙。孕妇住在岛上，跨海大桥出了故障，救护车过不去。但妈妈坚持要去，于是蒋良生骑着摩托车送妈妈过去。今天清晨，双胞胎婴儿出生了，母子平安。

不知道为什么，鹿耳听到妈妈说“母子平安”时，她鼻子酸酸的想落泪。让新生命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这就是妈妈的工作，妈妈的理想，妈妈的人生意义。她觉得妈妈很伟大。

蒋格也给他的叔叔打了电话，然后他告诉鹿耳，我叔叔昨天晚上也没回家，他陪朋友出诊，朋友是产科医生，他临时客串助产士，在暴风雨中迎来一对双胞胎婴儿哦！

鹿耳这才知道，蒋格的叔叔就是蒋良生。除了感叹太巧合，她还忽然觉得，其实蒋良生也没有那么讨厌。鹿耳回到教室时，很多人都用含义复杂的眼神看她，她有点惶恐，她很少有这种惶恐。

她很快知道了原因。今天清晨，有同学看到她和蒋格从花园小楼出来。这个同学告诉了另一个同学，另一个又告诉另一个，于是很多人都知道了，各种猜测议论想象像暴风雨一样朝她劈头盖脸砸下来。鹿耳无法淡定了，一个才十六岁的女孩，根本无力承受那些丑陋不堪的词语。洛颜也听到了。课间时，当几个女生在偷偷议论蒋格和鹿耳时，洛颜走到一个女生面前，狠狠地说：“你给我闭嘴！”这正是将鹿耳的游泳圈踢走的那个女生。

“关你什么事？”女生不悦地反问。

“你在诋毁我！”洛颜很愤怒。

“好笑，我说的是在花园小楼过夜的人。”

“那不就是我和蒋格还有鹿耳吗？我跟蒋格是十年的朋友，他常到我家吃饭睡觉，我爸妈都没担心，你一个外人，胡说八道些什么？”

洛颜说得大声响亮，理直气壮，所有人都听到了。所有人都相信了她。因为，如果不是真的，怎么会有人自己往枪口上撞？她又不傻不疯。何况是洛颜这样争强好胜爱面子的人。洛颜当然不傻不疯，但她在乎她的朋友——蒋格和鹿耳，比自己的名誉更在乎。鹿耳也看到了听到了。她穿过空位拨开人群走到洛颜面前，她坚定地、骄傲地微笑着，握紧洛颜的手，她们无声地宣布，我们是一个整体。

洛颜的手温暖又柔软，她也紧紧握住鹿耳。鹿耳忽然懂了，如果不是洛颜救了她，她不会打翻杯子；如果不是她打翻杯子，洛颜不会挺身而出；如果不是洛颜挺身而出，她不会在此刻握住她的手。

原来这世上都是公平的，如果你孤单，没有得到爱，那也只是因为你自私，没有付出爱。



9 Hello, 鹿小姐

期末考试结束，暑假到来，南滨的大街小巷又开满火红的凤凰花。

黄昏，蒋格打电话给鹿耳：“我叔叔在海滨广场发起了爱心募捐，为自闭症儿童捐的，我在这儿义演呢，你也来吧。”

“好，我马上就来，但是你叔叔不是儿科医生呀。”

“他在自闭症康复中心当义工呀，再说他是全能的嘛，助产士他都做得来，哈哈。”

鹿耳也笑起来，又说：“别忘了洛颜。”

“我马上给她打电话，广场见啊。”

鹿耳和洛颜同时到达广场，蒋格正在唱一首粤语歌，他唱得实在不怎么样。麦克风和音响效果也差强人意。但他十分投入，激情澎湃。不少人被他感动，纷纷捐款。蒋良生穿着白大褂，站在红色的募捐箱后面，他朝每一个人颌首致谢。

蒋格唱完，他朝洛颜眨眼。

洛颜会意，走过去握住麦克风，轻轻地唱起了一首英文歌《Every one》（每个人），这也是鹿耳很喜欢的歌，她也会唱。她拿起另一只麦克风，与

洛颜并肩站在一起，相视微笑。两个女孩默契合唱的歌声那么动听。许多路人被吸引驻足。一群穿白大褂的人走了过来，他们是蒋良生的朋友，同行。鹿耳看到了妈妈。妈妈微笑着向鹿耳点头，目光中满含赞许。她们唱了一首又一首。热心的路人也踊跃加入义演。募捐很成功。

这个暑假，鹿耳常常和洛颜在一起。她们去图书馆看书，去乡下摘菠萝，每天黄昏都一起去海边游泳。鹿耳晒黑了一圈，游泳技术也大有长进。

蒋格没跟她们一起，蒋格回他的小镇去了。她们常常说起他，说他的糗事，笑话他。

一次，鹿耳对洛颜说：“我和蒋格约好了，要考同一所大学，至少要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你，真的一点儿都不介意吗？”

洛颜笑：“不介意！我在他心里有自己的位置，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啦！”

还有一句话，洛颜没说出来，但鹿耳也懂，你有你的过人之处，我无法企及，但我不会模仿追赶，因为，我只想做我自己。



10 Hello, 鹿小姐

又一场台风过境。

蒋格回来了，他送给鹿耳一幅画。画面是鹿耳站在隧道口看落雨的情景。但画里的鹿耳长出了可爱的鹿角，笑容灿烂宛如四月春光。蒋格说：“这是我心中的你，像春天一样美好的你。画的名字就叫《Hello, 鹿小姐》。你觉得怎么样？”

“凑合吧。”鹿耳笑。

鹿耳还收到了爸爸的信。爸爸说：“我过得很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我也希望你们过得好。”爸爸又说：“我爱你，鹿耳。你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的爸爸，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感情。”鹿耳把信珍藏起来。妈妈也不问鹿耳爸爸和她说了什么，但妈妈看得出来，鹿耳眼里洋溢着被爱的幸福。


蒋良生又来了，带来一株玫瑰花树，真的是蓬蓬勃勃的一株绿色植物啊。他说：“鹿耳，我想送给你妈妈，你同意我把它种在你家的花园里吗？”

鹿耳撇撇嘴，没有说“我同意”，她只是转身去小猫的仓库，找来一把小花锄和一个洒水壶。✎



白雪孔雀年轻

文·麦九 图·akano

1 
白雪孔雀正年轻

白雪芋讨厌杨杏儿，非常讨厌。

她一直觉得名字带个“儿”字的，都有当狐狸精的潜质。

杨杏儿大半的行李都是花花绿绿的衣服，从不收拾，扔得到处都是。

有次白雪芋醒来，睁眼就发现一件样式新潮的黑色背心盖在脸上，她像受了羞辱似的跳了起来，一边把背心扔开，一边跳着脚尖叫。

正坐在镜子前化妆的杨杏儿，看到这一幕笑得直不起腰，毫无愧意。

白雪芋更生气了，怒气冲冲地跳下床，指着她的鼻子说：“我说，你就不能好好整理一下你的东西，它们没长手脚，你难道没手没脚？”

“不是有白雪阿姨你嘛……”杨杏儿眨眨眼，已经化好妆。

她的妆很特别，只化半边脸，一边色如春花，一边素面朝天，对比鲜明，整张脸就是个生动的彩妆广告。


杨杏儿在商场的化妆品柜台当导购，卖出多少化妆品，决定她赚多少钱。

为了能赚钱，她就算顶着这张怪脸挤地铁被围观，或被室友骂不伦不类也不在乎。

她化好妆，站起来准备去上班，整间地下室都显得明亮起来。

就算白雪芋再怎么讨厌她，也不得不承认，杨杏儿是个美女，高挑白皙，五官精致，明艳动人，怎么看也该是坐在豪车里的白富美，而不该出现在这个白天开灯都觉得缺少光线的地下室。

杨杏儿悠悠地从白雪芋身边经过，她根本没把白雪芋的怒气放在眼里，如骄傲的孔雀一般走了，只留下白雪芋在原地气得小胸膛一起一伏，最后忍无可忍地吼了一句：“受不了了！”

2 
白雪孔雀正年轻

受不了，白雪芋从第一次见到杨杏儿就觉得受不了。

那是白雪芋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满头大汗地跟着中介看房。

她没什么要求，就一点——便宜。

中介找了间地下室，正好也有人来看，皱着眉把房子批得一无是处，白雪芋听着暗暗高兴，她不要了，自己就有机会，房子确实不好，但真的非常便宜。

她粗略看了下，就要签合同，刚才那个说房子不好的女孩冒出来，把白雪芋拉到一边，“你这笨丫头，这么快就签合同，中介啥都没干，凭什么给他20%的抽成，抢银行也没他这么赚的。”见白雪芋愣住，她继续得意地说，“就说房子不好，咱们直接找房东谈。”

这就是杨杏儿，一出场就把小市民的精明表现得淋漓尽致，奈何她碰到的是白雪芋，一个原则性极强不懂变通的女孩。

白雪芋甩开被亲密挽住的手，有些鄙夷地看了她一眼：“你这样是不对的。”

她真要签合同了，完了，碰上一根筋了！杨杏儿慌了，她确实对地下室非常不满意，除了租金。看了这么久的房，她也知道能再找到这么便宜的真的很难，她跑过去：“等等，我改主意了，这房子我要了！”

可房子只有一间，一个说“先来后到”，一个说“是你先不要的”，中介被吵得烦了：“要不你们合租吧，房租分摊，更便宜！”

话音刚落，两个女孩的眼睛都亮了。

就算一分钟前，白雪芋已经认定杨杏儿是蛮不讲理的泼妇，杨杏儿也觉得白雪芋是只认死理的书呆子，可有什么比省钱更能让两个同样贫穷的女孩化干戈为玉帛？

杨杏儿和白雪芋就这样成了室友，住同一个房间，睡同一张床，对，房子太小了，只能摆一张床。

没几天，两个人就发现彼此感觉不合。

她们来自不同省份，一南一北，性格不同、习惯不同、口味不同，总之没有一点能让对方看顺眼。

杨杏儿大大咧咧，东西乱扔乱放，全部像垃圾般堆在一起，找东西成了一场灾难。

而白雪芋是典型的南方女孩，温婉秀丽。

她喜欢井井有条、一目了然，需要什么手一摸

就能拿到，就算是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她也努力布置得温馨可爱，就差引一米阳光进来，所以，跟杨杏儿这种生物共处一室，根本就是挑战！

白雪芋也试过楚汉分界，连床中间都拉了块帘子隔着。

不过她天生看不得脏乱，时常过去帮忙整理，边打扫边跟朋友抱怨。

“你别看有些人表面光鲜靓丽的，谁知道背后是什么样子。我室友就是这样，明明穷得只能住地下室，微博上却矫情、装腔作势，各国名菜换着吃，都是进店拍个照从不消费，衣服从不穿重样的，要么淘宝要么批发市场买的……”

来北京没多久，两个人都找到了工作，一个在商场当化妆品导购，一个在咖啡店当招待。

都是服务行业，都是口袋里没几个钱，可杨杏儿太虚荣了，白雪芋就看不惯她那矫情劲儿。

白雪芋本来没这么刻薄，只是杨杏儿毛病太多了，她以前的生活很单纯，没见过这种人，完全颠覆了她的价值观。

正说得起劲，就见杨杏儿站在后面，手里提着半只烤鸭，也不晓得听了多少。

她嫌烤鸭油腻，白雪芋却很喜欢，两个人虽说关系不好，但共处一室，白雪芋经常带咖啡店的甜点回来，杨杏儿不好意思老吃别人的，也会买点什么。

白雪芋赶紧挂了电话，在背后讲别人坏话本就不好，还被人发现。

杨杏儿仿若没事地笑了，举着鸭子：“吃夜宵。”

两个人吃完夜宵，各自洗了澡上床。

夜里静悄悄的，杨杏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终于忍不住问：“白雪芋，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

白雪芋也没睡，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她那通电话可没一句好听的。

要是平时她肯定糊弄过去，可不知为何，在这黑暗的地下室，她一点儿也不想骗人：“杨杏儿，我是挺瞧不上你的，不过我也没觉得你瞧得起你自己，你太虚荣了……”

话没说完，被杨杏儿打断，她冷哼一声：“你以为我想这样？”

3

白雪孔雀正年轻

杨杏儿现在变得越来越像她从前厌恶的那种人。大概从乔智慧甩了她，跟公司老总的女儿在一起的那天起，她就变了。

她不怕苦，愿意陪他吃苦，但他不要，他要青云直上。

杨杏儿那时还是傻女孩，傻乎乎地问：“为什么？”

那女孩一点儿也比不上她，没她漂亮，没她懂事，还一副大小姐脾气，乔智慧说：“她能给我未来，杏儿，和你在一起，我只看到劳碌。”

汉语中有个非常残酷的词语，叫“劳碌命”，劳碌一生，却一事无成。

乔智慧不想认命，他要走捷径，杨杏儿阻拦不了，只能恨恨地甩下一句：“你会后悔的。”

后悔你今天的选择。

她总有一天会趾高气扬地出现在他面前，嘲笑他：“乔智慧，你这个出卖感情和尊严的可怜虫。”那时候她什么都有，是高傲的女王，连踩一下可怜虫都不屑。

物质把这个曾经天真的女孩一下子打进现实的泥淖，她不是圣人，她活在俗世。

杨杏儿把工作辞了，来到北京，她要在这里重新开始。

但现实往往比想象中残酷。

她很拼命，也很努力，她其实做得很好，出色的化妆技术，能够根据客户的肤质推荐最合适的彩妆，业绩不断创新高，不过那又怎样，她依然觉得自己很穷。

杨杏儿工资不低，虽买不起房，但也能过上优渥的生活，不过她舍不得，她知道自己不阳光，可控制不住。她每天下班坐在镜子前给另一半脸补妆，让自己的脸真正拥有几个小时的完美。

她不允许被人抛弃的自己有一点点儿败势。

4

白雪孔雀正年轻

杨杏儿想和白雪芋解释，又觉得多余，她们只